

文 部 省

師範漢文 本科用

文部省調查叢書刊行課寄贈
(第二編)

Approv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
(Date Apr. 1, 1946)

昭和廿一年四月六日
文部省検査済

昭和廿一年四月五月一日印刷
昭和廿一年四月六日發行

師範漢文 本科用
定價金九拾錢

著作権所有者

發著作者

文

部

省

東京都新田町一丁目十六番地
東京都京橋区人形町二丁目十二番地

發行所

師範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

印刷者 東京都新井町下松町
代表者 森新井修平

東京都新田町一丁目十六番地
師範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
代表者 森新井修平

會同。端章甫願爲小相焉。點爾何如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。對曰。異乎三子者之撰。子曰。何傷乎。亦各言其志也。曰。莫春者。春服既成。冠者五六人。童子六七人。浴乎沂。風乎舞雩。詠而歸。夫子喟然歎曰。吾與點也。三子者出。曾晳後。曾晳曰。夫三子者之言何如。子曰。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曰。夫子何哂由也。曰。爲國以禮。其言不讓。是故哂之。唯求則非邦也。與安見方六七十。如五六十。而非邦也者。唯赤則非邦也。與宗廟會同。非諸侯而何。赤也爲之小。孰能爲之大。

顏淵第十二

顏淵問仁。子曰。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。天下歸仁焉。爲仁由己。而由人乎哉。顏淵曰。請問其目。子曰。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。顏淵曰。回雖不敏。請事斯語矣。仲弓問仁。子曰。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在邦無怨。在家無怨。仲弓曰。雍雖不敏。請事斯語矣。司馬牛問君子。子曰。君子不憂不懼。曰。不憂不懼。斯謂之君子矣乎。子曰。內省不疚。夫何憂何懼。司馬牛憂曰。人皆有兄弟。我獨亡。子夏曰。商聞之矣。死生有命。富貴在天。君子敬而無失。與人恭而有禮。四海之內。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。

子貢問政。子曰。足食。足兵。民信之矣。子貢曰。必不得已而去。於斯三者何先。曰。去兵。子貢曰。必不得已而去。於斯二者何先。曰。去食。自古皆有死。民無信不立。

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。君君。臣臣。父父。子子。公曰。善哉。信如君不君。臣不臣。父不父。子不子。雖有粟。吾得而食諸。子曰。聽訟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

子曰。博學於文。約之以禮。亦可以弗畔矣夫。

子曰。君子成人之美。不成人之惡。小人反是。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。政者正也。子帥以正。孰敢不正。

曾子曰。君子以文會友。以友輔仁。

子路第十三

子路曰。衛君待子而爲政。子將奚先。子曰。必也正名乎。子路曰。有是哉。子之迂也。奚其正。子曰。野哉由也。君子於其所不知。蓋闕如也。名不正。則言不順。言不順。則事不成。事不成。則禮樂不興。禮樂不興。則刑罰不中。刑罰不中。則民無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。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於其言。無所苟而已矣。

子曰。其身正。不令而行。其身不正。雖令不從。

子適衛。冉有僕。子曰。庶矣哉。冉有曰。既庶矣。又何加焉。曰。富之。曰。既富矣。又何加焉。曰。教之。

子夏爲莒父宰。問政。子曰。無欲速。無見小利。欲速則不達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

葉公語孔子曰。吾黨有直躬者。其父攘羊。而子證之。孔子曰。吾黨之直者。異於是。父爲子隱。子爲父隱。直在其中矣。樊遲問仁。子曰。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與人忠。雖之夷狄。不可棄也。子貢問曰。何如斯可謂之士矣。子曰。行已有恥。使於四方。不辱君命。可謂士矣。曰。敢問其次。曰。宗族稱孝焉。鄉黨稱弟焉。曰。敢問其次。曰。言必信。行必果。硁硁然小人哉。抑亦可以爲

次矣。曰。今之從政者。何如。子曰。噫。斗筲之人。何足算也。

子貢問曰。鄉人皆好之。何如。子曰。未可也。鄉人皆惡之。何如。子曰。未可也。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。其不善者惡之。

憲問第十四

子路問成人。子曰。若臧武仲之知。公綽之不欲。卞莊子之勇。冉求之藝。文之以禮樂。亦可以爲成人矣。曰。今之成人者。何必然。見利思義。見危授命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。亦可以爲成人矣。

子曰。莫我知也夫。子貢曰。何爲其莫知子也。子曰。不怨天。不

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。

子路問君子。子曰。脩己以敬。曰。如斯而已乎。曰。脩己以安人。曰。如斯而已乎。曰。脩己以安百姓。脩己以安百姓。堯舜其猶病諸。

衛靈公第十五

衛靈公問陳於孔子。孔子對曰。俎豆之事。則嘗聞之矣。軍旅之事。未之學也。明日遂行。在陳絕糧。從者病。莫能興。子路惄見曰。君子亦有窮乎。子曰。君子固窮。小人窮斯濫矣。

子曰。賜也。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。對曰。然。非與。曰。非也。

予一以貫之。

子張問行。子曰。言忠信。行篤敬。雖蠻貊之邦行矣。言不忠信。行不篤敬。雖州里行乎哉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。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。夫然後行。子張書諸紳。

子曰。可與言而不與之言。失人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。失言。知者不失人。亦不失言。

子曰。志士仁人。無求生以害仁。有殺身以成仁。

子曰。不曰如之何。如之何者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

子曰。君子求諸己。小人求諸人。

子貢問曰。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。子曰。其恕乎。己所

論語卷第十八

三八

不欲勿施於人。

季氏第十六

孔子曰。生而知之者。上也。學而知之者。次也。困而學之。又其次也。困而不學。民斯爲下矣。

孔子曰。君子有九思。視思明。聽思聰。色思溫。貌思恭。言思忠。事思敬。疑思問。忿思難。見得思義。

陳亢問於伯魚曰。子亦有異聞乎。對曰。未也。嘗獨立。鯉趨而過庭。曰。學詩乎。對曰。未也。不學詩。無以言。鯉退而學詩。他日又獨立。鯉趨而過庭。曰。學禮乎。對曰。未也。不學禮。無以立。鯉

退而學禮。聞斯二者。陳亢退而喜曰。問一得三。聞詩。聞禮。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。

陽貨第十七

子曰。性相近也。習相遠也。

子曰。唯上知與下愚不移。

子曰。鄉原德之賊也。

子曰。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。其未得之也。患得之。既得之。患失之。苟患失之。無所不至矣。

子曰。予欲無言。子貢曰。子如不言。則小子何述焉。子曰。天何

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。

微子第十八

長沮桀溺耦而耕。孔子過之。使子路問津焉。長沮曰。夫執輿者爲誰。子路曰。爲孔丘。曰。是魯孔丘與。對曰。是也。曰。是知津矣。問於桀溺。桀溺曰。子爲誰。曰。爲仲由。曰。是魯孔丘之徒與。對曰。然。曰。滔滔者。天下皆是也。而誰以易之。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。豈若從辟世之士哉。耰而不輟。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怃然曰。鳥獸不可與同羣。吾非斯人之徒與。而誰與。天下有道。丘不與易也。

子張第十九

子張曰。士見危致命。見得思義。祭思敬。喪思哀。其可已矣。子貢曰。君子之過也。如日月之食焉。過也。人皆見之。更也。人皆仰之。

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。仲尼焉學。子貢曰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。在人。賢者識其大者。不賢者識其小者。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學。而亦何常師之有。

堯曰第二十

堯曰。咨爾舜。天之曆數在爾躬。允執其中。四海困窮。天祿永終。舜亦以命禹曰。予小子履。敢用玄牡。敢昭告于皇皇后帝。有罪不敢赦。帝臣不蔽。簡在帝心。朕躬有罪。無以萬方。萬方有罪。罪在朕躬。周有大賚。善人是富。雖有周親。不如仁人。百姓有過。在予一人。謹權量。審法度。脩廢官。四方之政行焉。興滅國。繼絕世。舉逸民。天下之民歸心焉。所重民食喪祭。寬則得衆。信則民任焉。敏則有功。公則說。

子曰。不知命。無以爲君子也。不知禮。無以立也。不知言。無以知人也。

學庸鈔

大學

大學章句序曰。大學之書。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。蓋自天降生民。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。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。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。一有聰明睿智。能盡其性者。出於其閒。則天必命之。以爲億兆之君師。使之治而教之。以復其性。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。所以繼天立極。而司徒之職。典樂之官。所由設也。三代之隆。其法發備。然後王宮國都。以及閭巷。莫不有學。人生八歲。則自王公以下。至於庶人之子弟。皆入小學。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。禮樂射御書數之文。及其十有五年。則自天子之元子。衆子。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。與凡民之後秀。皆入大學。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。此又學校之教。

大小之節所以分也。夫以學校之設。其廣如此。教之之術。其次第節目之詳。又如此。而其所以爲教。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。不待求之。民生日用彝倫之外。是以當世之人。無不學。其學焉者。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。職分之所當爲。而各俛焉以盡其力。此古昔盛時。所以治隆於上。俗美於下。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。及周之衰。賢聖之君不作。學校之政不脩。教化陵夷。風俗頽敗。時則有若孔子之聖。而不得君師之位。以行其政教。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。以詔後世。若曲禮少儀內則。弟子職諸篇。固小學之支流餘裔。而此篇者。則因小學之成功。以著大學之明法。外有以標其規模之大。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。三千之徒。蓋莫不聞其說。而曾氏之傳。獨得其宗。於是作為傳義。以發其意。及孟子沒。而其傳泯焉。則其書雖存。而知者鮮矣。自是以來。俗儒記誦詞章之習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。異端虛無寂滅之教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。其他權謀術數。一切以就功名之說。與夫百家衆技之流。所以惑世誣民。充塞仁義者。又紛然雜出乎其間。使其君子不幸。而不得聞大道之要。其小人不幸。而

不得蒙至治之澤。晦盲否塞。反覆沈痼。以及五季之衰。而壞亂極矣。天運循環。無往不復。宋德隆盛。治教休明。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。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。實始尊信此篇。而表章之。既又爲之次其簡編。發其歸趣。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。聖經賢傳之指。粲然復明於世。雖以熹之不敏。亦幸私淑。而與有聞焉。顧其爲書。猶頗放失。是以忘其固陋。采而輯之。間亦竊附己意。補其闕略。以俟後之君子。極知僭踰無所逃罪。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。學者脩己治人之方。則未必無小補云。淳熙己酉二月甲子。新安朱熹序。

大學之道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在止於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。定而后能靜。靜而后能安。安而后能慮。慮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。

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矣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。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。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。先脩其身。欲脩其身者。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。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。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。知至而后意誠。意誠而后心正。心正而后身脩。身脩而后家齊。家齊而后國治。國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壹是皆以脩身爲本。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。而其所薄者厚。未之有也。(經一章)

所謂誠其意者。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。如好好色。此之謂自謙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小人閒居。爲不善。無所不至。見君子而誠其意。(傳六章)

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。上老老而民興孝。上長長而民興弟。上恤孤而民不倍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所惡於上。毋以使下。所惡於下。毋以事上。所惡於前。毋以先後。所惡於後。毋以從前。所惡於右。毋以交於左。所惡於左。毋以交於右。此之謂絜矩之道。(傳十章)

秦誓曰。若有一个臣。斷斷兮。無他技。其心休休焉。其如有容。

焉。人之有技。若已有之人。之彥聖。其心好之。不啻若自其口出。寔能容之。以能保我。子孫黎民。尙亦有利哉。人之有技。媚疾以惡之人。之彥聖。而違之。俾不通寔。不能容。以不能保我。子孫黎民。亦曰殆哉。唯仁人放流之。逕諸四夷。不與同中國。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。能惡人。見賢而不能舉。舉而不能先。命也。程子云。當作喪。見不善而不能退。退而不能遠過也。好人之所惡。惡人之所好。是謂拂人之性。蓄必逮夫身。是故君子有大道。必忠信以得之。驕泰以失之。(傳十章)

中庸

子程子曰。不偏之謂中。不易之謂庸。中者天下之正道。庸者天下之定理。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。子思恐其久而差也。故筆之於書。以授孟子。其書始言一理。中散爲萬事。末復合爲一理。放之則彌六合。卷之則退藏於密。其味無窮。皆實學也。善讀者。玩索而有得焉。則終身用之。有不能盡者矣。

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脩道之謂教。道也者。不可須臾離也。可離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獨也。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。中也者。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。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(第一章)

子曰。道不遠人。人之爲道而遠人。不可以爲道。詩云。伐柯伐

柯其則不遠。執柯以伐柯。睨而視之。猶以爲遠。故君子以人治人。改而止。忠恕違道不遠。施諸已而不願。亦勿施於人。君子之道四。丘未能一焉。所求乎子。以事父。未能也。所求乎臣。以事君。未能也。所求乎弟。以事兄。未能也。所求乎朋友。先施之未能也。庸德之行。席言之謹。有所不足。不敢不勉。有餘不敢盡。言顧行。行顧言。君子胡不慥慥爾。(第十三章)

君子素其位而行。不願乎其外。素富貴行乎富貴。素貧賤行乎貧賤。素夷狄行乎夷狄。素患難行乎患難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在上位不陵下。在下位不援上。正已而不求於人。則無怨。上不怨天下。不尤人。故君子居易以俟命。小人行險以

微。幸。子曰。射有似乎君子。失諸正鵠。反求諸其身。(第十四章)

天下之達道五。所以行之者三。曰。君臣也。父子也。夫婦也。兄弟也。朋友之交也。五者天下之達道也。知仁勇三者。天下之達德也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或生而知之。或學而知之。或困而知之。及其知之一也。或安而行之。或利而行之。或勉強而行之。及其成功一也。子曰。好學近乎知。力行近乎仁。知恥近乎勇。知斯三者。則知所以脩身。知所以脩身。則知所以治人。知所以治人。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(第二十章)

在下位不獲乎上。民不可得而治矣。獲乎上有道。不信乎朋友。不獲乎上矣。信乎朋友有道。不順乎親。不信乎朋友矣。順

乎親有道。反諸身不誠。不順乎親矣。誠身有道。不明乎善。不誠乎身矣。誠者天之道也。誠之者人之道也。誠者不勉而中。不思而得。從容中道。聖人也。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博學之。審問之。慎思之。明辨之。篤行之。有弗學學之。弗能弗措也。有弗問問之。弗知弗措也。有弗思思之。弗得弗措也。有弗辨辨之。弗明弗措也。有弗行行之。弗篤弗措也。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。己千之人果能此道矣。雖愚必明。雖柔必強。(第二十一章)

自誠明謂之性。自明誠謂之教。誠則明矣。明則誠矣。(第二十一章)

先哲語錄

仁齋日札

伊藤維楨

儒者之學最忌闇昧。其論道解經須是明白端的。若在十字街頭白目作事。一毫瞞人不得方可。切不可傳會。不可穿鑿。不可假借。不可遷就。尤忌回護以掩其短。又戒粧點以使人悅。從前諸儒動犯此諸病。非惟有害於論道解經。必大壞人之心術。不可不知也。

仁者每視人之是。不仁者每視人之非。仁者必取人之長。不

仁者必許人之短。

積疑之下有大悟。大悟之下無奇特。夙興夜寐。夏葛冬裘。君臣。臣。父母。子。子。夫。夫。婦。婦。士農工商。各安其業。言忠信。行篤敬。從此之外。更無至理。所謂大悟之下無奇特者。正如此天道者以常理而言。天命者以臨時而言。

蘊于內之謂德。形于外之謂行。蘊于內者。不能不發于外。形于外者。以存于中也。以行專爲外者非。

慎思錄

貝原篤信

常人之情。雖或厚之於始。然往往薄之於終。不能保其久。君

子則不然。其愛敬於人也。久而不衰。終始如一。與人交之道。當如此。是敦善行而不怠也。大抵君子小人之所別。在厚薄之閒而已矣。

教戒規諫之道。不可迫切。迫切則令人忿恚而不能服從。如教子弟。亦須優游以開導之。勿怒疾于頑。是敬敷五教在寬之意。蓋人心和悅則從。忿恚則違。故泮水詩曰。載色載笑。匪怒伊教。程子亦曰。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味。薛敬軒曰。辭婉必能動人。此言皆有旨哉。

山水風月之閑淡。芳草嘉木之生意。是君子之所愛觀也。對之則開豁其心胸。清和其情性。可以感興道心。蕩盡鄙吝。是

有觸發于天機之益也。故講學而有餘力，則可消搖遊觀。若逢良辰美景，則不可空放過。孔子登東山，登泰山，亦有川上之嘆。周濂溪雅縱意林壑，平生之志，終在丘壑。明道慕泰山之勝，而有遊山之詩。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。朱子每經行處，聞有佳山水，雖迂途必往遊焉。皆是聖賢之所玩賞。而仁知之所喜樂也。若夫愛熱鬧繁華之境者，是俗人之所樂也。如紅白花開，濃艷芬郁之地，固可愛賞。雖與歌吹雜戲之場，不同然。不如青山流水之閑淡，而味最多而已矣。

對子弟門人，須隨事而教誨。有過則規戒，不可疎懶而默止。如此則庶乎漸而有益。教育於人之道，宜如此。雖奴僕亦不可無教誨。若或疎懶而不教，姑息而不戒，則雖朝夕親炙之久，無聞過受誨之益。此中也棄不中才也，棄不才也。非君子教育於人之道也。

人各有能，有不能。有所長，有所短。明者之用人也。用其能，而矜其不能。取其所長，而容其所短。猶良醫之用藥。良匠之用材。然各取其所長而用之，是以天下無棄才。人各得盡其能。苟以吾之所長，誣人之所不能。以吾之所長，誣人之所短。謂之棄人材。且取怨之道也。夫物各有所長，有所短。譬諸干將莫邪。以之刈穢，則不若鉤鑠之利。故陸賈曰：知者之所短，不及愚者所長。苟捨其所長，而責其所短。堯舜之知，有所不及。

于愚者。所以天下皆爲棄才也。

言志四錄

佐藤坦

凡作事。須要有事天之心。不要有示人之念。能容人者。而後可以責人。人亦受其責。不能容人者。不能責人。人亦不受其責。

登山嶽涉川海。走數十百里。有時乎露宿不寐。有時乎饑不食。寒不衣。此是多少實際學問。若夫徒爾明窓淨几。焚香讀書。恐少得力處。

士當恃在己者。動天驚地極大事業。亦都自一己繙造。

方讀經時。須把我所遭人情事變做注脚。臨處事時。則須倒把聖賢言語做注脚。庶乎事理融會。見得學問不離日用意思。

理到之言。人不得不服。然其言有所激。則不服。有所強。則不服。有所挾。則不服。有所便。則不服。凡理到而人不服。君子必自反。我先服而後人服之。

須知親在時。親身卽吾身。親沒後。吾身卽親身。則自不得不以自愛之心愛親。以敬親之心自敬。

誘掖而導之。教之常也。警戒而喻之。教之時也。躬行以率之。教之本也。不言而化之。教之神也。抑而揚之。激而進之。教之

1450,8-3

Approv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
(Date May. 25, 1946)

著作権所有者	文部省	定價金八拾五錢
發行者	師範漢文本科用	昭和廿一年五月三十日
電 話	東京都新宿區入舟町一丁目十一番地	文部省検査済
代表者	師範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 森下松衛	昭和廿一年五月廿五日 翻刻發行刷行局
印 刷 者	東京都新宿區入舟町一丁目十六番地 新井修平堂	昭和廿一年五月廿九日 翻刻發行局
發 行 所	師範學校教科書株式會社 東京都新宿區入舟町一丁目十六番地	昭和廿一年六月十三日 翻刻發行局